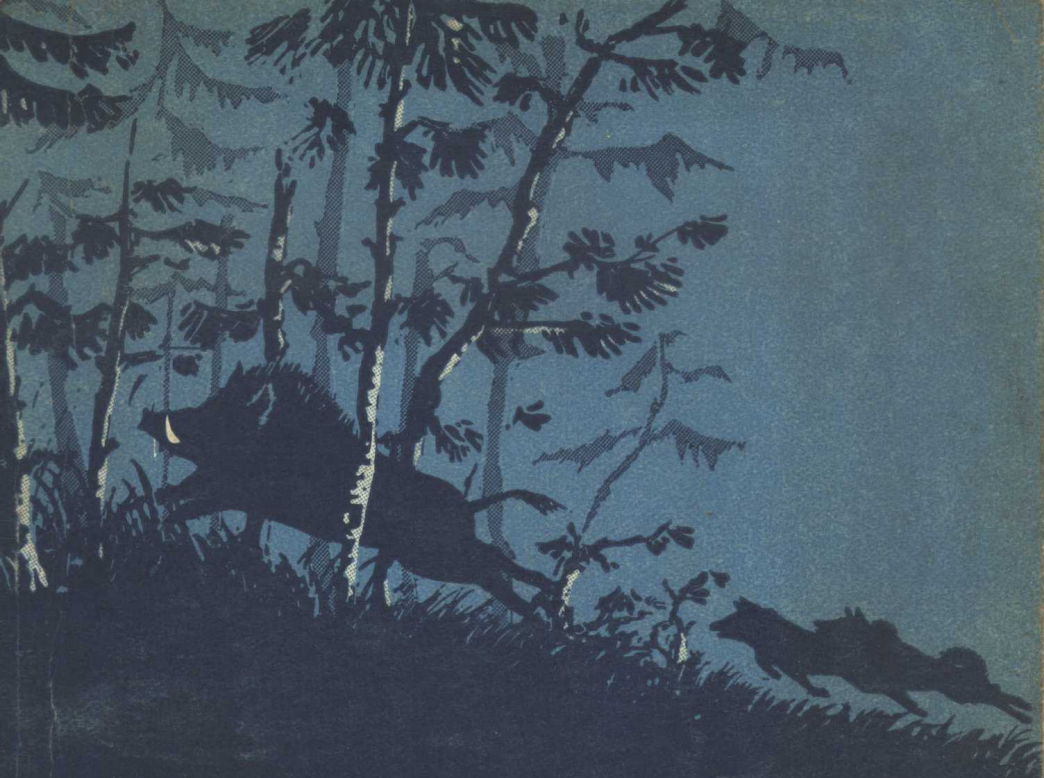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遥远的边疆

王松 著



究所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在遥远的边疆

王 松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在遥远的边疆

王松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5/8印张 86,000字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

统一书号: 10009·183

定价(6)三角八分

目 次

石資和佐凱瑪	7
李瑩	33
在高寒山区	55
竹沙皮	75
老游击隊員	117
后記	148

在遥远的边疆

王 松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反映云南边疆兄弟民族生活的一个短篇小说集。收集了五篇短篇小说。它们反映了边疆各族人民在解放以前的苦难经历，和在解放以后建设幸福生活的热情。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和正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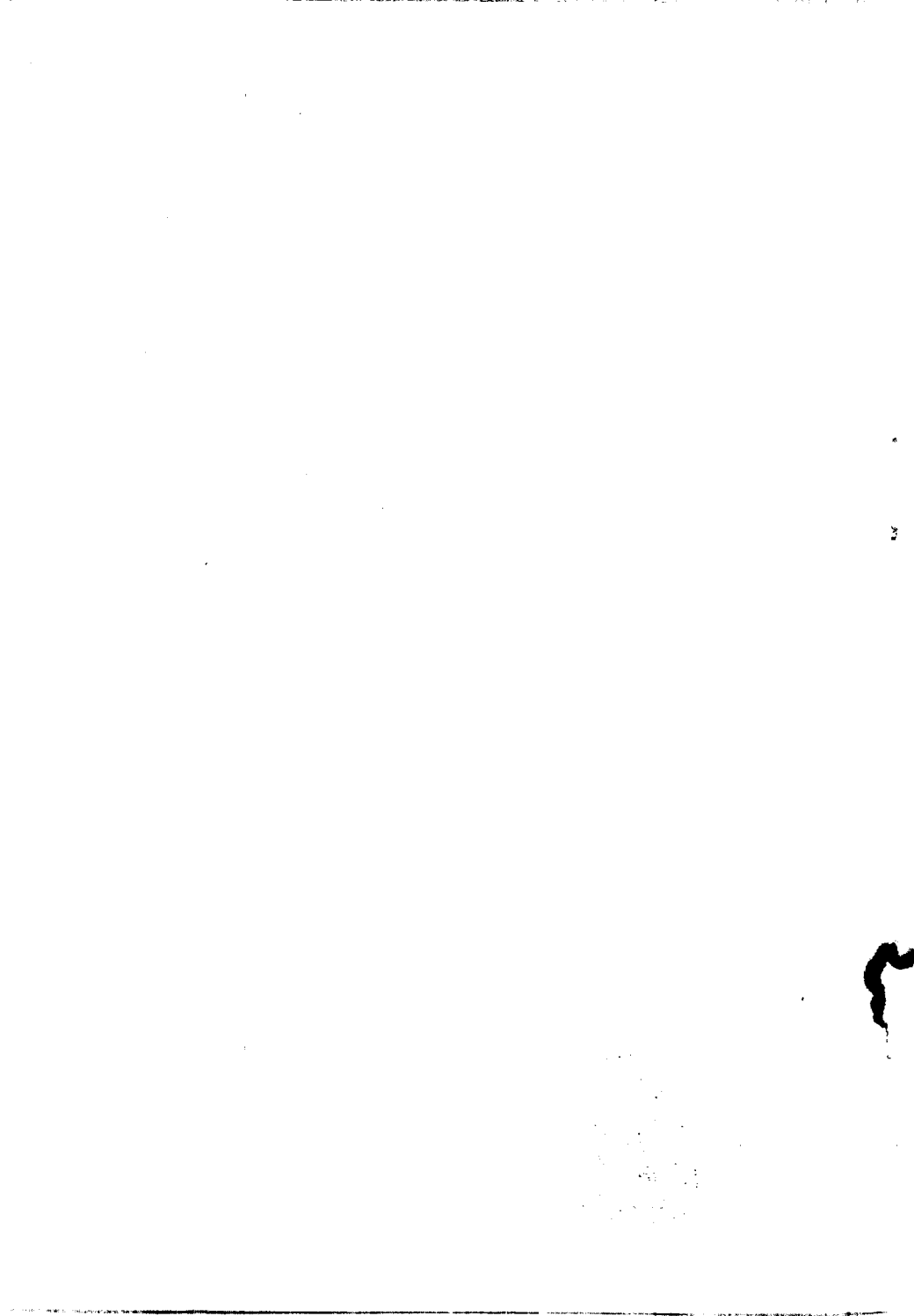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韓 琳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目 次

石資和佐凱瑪	7
李瑩	33
在高寒山区	55
竹沙皮	75
老游击隊員	117
后記	148



石資和佐凱瑪

序

1948年的一个冬天,天黑了,风呼呼地吹,整个山上的树叶和草木被吹得沙沙作响,在我们面前篝火也被吹得象跳舞一样摇晃。

坐在火前面的游击队员们,虽然都穿着槛褛的、能看到肉的衣裳,但每一个脸孔却都被火烘得通红。而且正在热烈地谈论着昨晚上的成功的偷襲。在人们的谈话中,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,一个撒尼族的游击队员,名叫石資,在这次偷襲以后,变了,变得十分奇怪。

石資是在四个月以前参军的。当他跑进山的时候,简直就不象一个人样子:衣服裤子被撕破得很厉害,遍身伤痕,飢渴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。但是为什么这样呢?任你怎么问他,只回答一句话:“我要参加游击队。”此外他什么都不说。后来给他吃饭,他却一口气吃了五个大嗽口杯的饭,吃完了,就睡了。

在这浑浑噩噩里,石資就象一个哑巴一样,不說話,

也不笑，对人老是愁里愁气地望着。同志們唱歌，他默默蹲在一边啪嗒啪嗒抽烟；同志們喜欢扭秧歌，他也默默蹲在一边抽他的烟。你問他什么，他就走开了。可是，他晚上睡觉却紧紧地抱着枪。同志們都說这是一个怪人，并且給他取了个别号，叫“石獅子”。

可是，昨晚偷襲回来，天快亮了，大家都想休息了，他呢，却死拉着班長，要和他去跳乐，去唱歌。班長叫他去休息，他說：“我不把我心里的痛苦和快乐唱出来，我睡不着呵。”結果他去唱了一个早上，直到太阳出来。

現在他和我們一起坐在火边，大家都問他，为什么过去一句話不說，經過了这次偷襲却变得这样快乐呢？他許久不說話，接着眼泪就象小河淌水一样嘩嘩地流。大家劝他不要哭，他喃喃道：“我不知……我是痛苦还是快乐，但是，我要哭呀！”

过了許久，他說出了下面的故事：

1. 欢乐的爱情

一个初夏的黄昏，西天那火一样的夕阳照得鮮紅的火把果就象明珠一样閃亮。石資已經挖了一整天的地，他把鋤头柄靠在胸前，抬起头望了望西天的夕阳，紅色的光那样强烈，以至眼睛都睜不开。他在手心里吐了一些口水，这才感到全身疲乏，連口水都干了。他想：天快黑了，該回去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在山的那边，傳来了羊的咩咩的叫声，接着是一陣銀鈴般的姑娘的笑声。他象喝下一口酒一样，心里感到暖呼呼的，

精神立刻振奋起来，就象火把果一样，笑了，喃喃道：

“佐凱瑪。”

佐凱瑪是一个最会笑的姑娘，她的笑声就象山水的傾瀉一样，就象突然升上去的琴弦一样响遍整个圭山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只要一听見这样的笑声，你就会知道：“佐凱瑪来了。”你就会感到：欢乐来了。你就会忘記劳动留下来的疲劳，会忘記眼前的一切痛苦和忧伤。你就觉得應該唱歌啊！

这个眼睛象山林果一样大的長睫毛的姑娘，天还蒙蒙亮，她就赤着脚出門了。她从来都是最早迎接太阳的一个人。她吆喝着羊群，翻过一个山又一个山。她尖声地召唤着走远了的老綿羊，拾起石子投擲那頑皮的偷吃蕎子的小山羊；有时則追赶着一只小花羊，把它抱起来，尖声地大笑。而現在，她把手里的一个石头向一蓬刺花投擲过去，羊群咩咩地叫起来，奔跑着，然后她快活地唱道：

鮮紅的楊梅，
我找來給你解渴；
茵綠的蕨草，
我摘來給你遮蔭。

我的阿哥，
你想要什么？
只要山里生長的，
我都能找到……

石資頓然跳了起来，他向四面張望，他想找到他亲爱的佐

凱瑪；但是只見羊群从草叢出來，佐凱瑪却連影子也不見。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！佐凱瑪的歌聲却早已穿过了他的胸脯，飛进了他的心窩里。他不知不覺地也唱起來了：

你的湖水樣的眼睛，
就能夠給我解渴；
你站在我旁邊的身影，
就能給我遮蔭。

我的阿妹，
我什麼也不要；
只要山里生長的
美麗的佐凱瑪。

石資唱完了歌，呆呆地等候着回音，可是什麼聲音都沒有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于是，他大聲的叫喊佐凱瑪；只聽見聲音在山谷中迴响，却听不見佐凱瑪的回音。他有些奇怪，難道剛才那聲音不是佐凱瑪的聲音嗎？就在這一剎那，佐凱瑪从一堆草刺中鑽了出來，這立刻就被石資發現了。于是，佐凱瑪笑得彎下了腰，笑聲比銀鈴還要清脆，還要好聽……石資象一只山鹿一樣矯健地扑了過來，抓住了佐凱瑪的手。佐凱瑪笑得什麼都忘記了，她幾乎要倒在石資的懷里。可是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她的銀手鐲从她手中滑走了。她立刻停了笑聲，有些惊慌，因為按照他們的民族習慣，這便是定情。但她立刻意識到，她正是愛着這個眼前的小伙子。于是，她幸福地微笑了一下，然後有點羞澀地低下了頭。

当佐凱瑪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一个騎着花馬的中年人站在路边。佐凱瑪心里一惊。但立刻感到憤怒：这是誰呀，站在那里偷看別人的……

这是一个臉盤大大的、顴骨突起来、只有一个眼睛的人。年紀約摸有四十来岁了。他吃力地看了好一陣，才看清了佐凱瑪的面貌。然后啊了一声，便把头一揚，揮起鞭子。馬昂起了头，得得地跑走了，后面揚起一陣灰塵。

2. 风俗和傳說

天快黑的时候，那只花馬站在佐凱瑪的門口了。

佐凱瑪的父亲是一个佝僂的农民，他的臉是那么多皺紋，灰色的眼光是暗淡的。这时，他正蹲在羊厰門口修着木欄杆；他的婆娘象一支老母雞一样，搖搖晃晃的向他奔过来，惊慌地揮着手，压低着嗓子喊道：

“佐凱瑪家爹，快，快，那，姓資資資的，嚶，嚶，来，来了……”

这个佝僂的人象被雷打了一样，頓時全身顫抖起来，連手上的鐮刀也掉了，过了許久才叫出一声：“哎哟，我的老天。”然后站起来，搓了搓手，感到一点力都沒有，甚至脚都拖不动。但是，他必須去迎接啊，于是，他蹣跚地搖晃着身子，走出門去。

花馬不耐煩地搖晃着头。那个独眼的人依然坐在馬上，就象一尊泥塑的騎馬人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佐凱瑪的父亲顫

抖得牙齿发响，哭丧着脸，然后双脚跪了下去，嘴里喃喃地叫道：

“我們得福了，老爷来到我家。請老爷下馬。”

这个独眼龙只唔了一声，可是却没有下馬之意。佐凱瑪的父亲这才匍匐着爬了过去，停在馬肚子下面，兩手伏下去，头几乎碰到了地上，就象一張凳子一样等待着主人下馬。这时独眼龙才把鞭子丢在地下，一手拉着馬鬃，左脚跨了下来，然后踩在佝偻的背上，才跳下馬來。扑了扑身上的灰塵之后，那瞎了的右眼跳了跳，簡短地命令道：

“喂馬。”

佐凱瑪的父亲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慌乱地向站在門角露出一个臉来的婆娘揮着手，于是，那个女人慌忙地轉身跑进去了。他自己一面把馬拴在門前的树上，一面招呼着主人^①进屋里去。

“烟床还没有摆好？”独眼龙踏进黑漆漆的屋子里。沒有凳子，沒有水喝，他站在那里生气了，“难道你連規矩都不懂嗎？”

就象整个房子都震动起来了一样，佐凱瑪的父亲一面唯唯地答应着，一面又轉过身来吆喝起女人来了——看他忙得这样，难道她不該赶快給主人鋪床嗎？可是，天哪，这个女人剛剛喂了馬回来。

“卓瑪，卓瑪，我的老天，赶快燒水，杀一只下馬鷄啊！”佐

^① 即地主。

凱瑪的父亲几乎是哀求他的婆娘一样，但立刻又生气了：“你該把苞谷拿出来，要不然我拿什么去換洋烟呢？”

“哎哟，老天，苞谷剛剛喂了馬，剩下的不多了。”她焦急地喊道。

“吓？还要留下一点去換白米呀，唉，唉！”他頓脚了：“你該知道，老爷要吃白米飯呀！”

“那么，我們以后吃什么？”

“噯，老天……”

女人不再說話了。她躲在灶屋里低声地哭泣着：噯，忙碌了一年，还不够給他一天化啊！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？佐凱瑪出嫁的时候該怎么办呢？連鷄也杀了……她正哭得伤心的时候，男人又冒冒失失地闖了进来。他变得凶惡了，揮着拳头威吓地叫喊道：

“苞谷呢？你把苞谷放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，一粒，也沒，沒拿！”

“明天你拿什么来繳租給老爷，哼！看你拿什么来繳租！”

他叫罵着走出去了。

就在堂屋的中間，撑起了一張床。那个独眼的“老爷”橫躺在床上，兩脚蜷縮起来，在嗚嗚地吹着洋烟，整个屋子弥漫着香噴噴的烟霧。接着，佐凱瑪的父亲端着茶来了，他对主人憨笑了一会，总还想做点什么事。这时“老爷”咳了一声，喝了一口茶，低声地問道：

“毕阿人，你还記不記得，土地是怎样来的嗎？”

“呃，唔，是啊，老爷，嘿嘿……”毕阿人心慌得很，不知道